

薩坡塞路雜記

行印局書益廣



書
印
行
廣
益
書
印
行
廣
益

薩坡賽路雜記

著者胡懷琛

出版者廣益書局

發行者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三七號

分發行所

長沙廣州南京南昌萬縣
北平漢口重慶

開封成都

廣益書局

分四角一價實冊一裝洋

薩坡賽路雜記序

這一冊雜記，內容都是關於文藝方面的。體裁呢？可說是一冊『新式的筆記』，也可說是小品文。

書名叫薩坡賽路雜記，似乎有些奇怪，也許有些人看了要莫名其妙，其實，毫不爲奇。也不過照中國老式的筆記題名的方法一般，題作『某某齋雜說』『某某閣叢談』罷了。

原來薩坡賽路是上海法租界內的一條路名。『薩坡賽』三字是從法文翻譯出來的，在中文裏根本沒有意義。我取他做書名，也不過拿他代代齋名，閣名罷了；當然，我這一冊筆記是住在這條路上的時候寫的。

也許有人說：『路是公有的，不像齋和閣是私有的，你不能拿來用。』我道：『不然。譬如村或山或其他類似的種種，也是公有的，

然而從前也有人拿他做一人所著的書名，只要是在那裏住過就行。也許有人說：『路名是太俗了，不能用。』我道：『今人正要俗，不要雅，萬萬雅不得！不但今人，就在古人也有先例。唐人許渾住在丁卯橋，他的詩集就叫丁卯集；宋人周密住在癸辛街，他的筆就叫癸辛雜志。這都是古人的先例。古人不怕俗，我更倒要怕俗麼！』

以上就是我這一冊書命名的說明了。

除此以外，沒有他話可說，內容如何？讀者讀了原文自知。

和這一冊書同性質的書，我再有兩冊：一冊名叫文藝古老話，已交南京正中書局，不久可以出版；一冊名福履理路詩話，已在報紙上登載過，是否要印單本，現在還沒有定。順便在這裏提起一筆。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作者自序

薩坡賽路雜記目次

一 古代的嘆五更與現在的識字運動	一	一二 逸元史與逸宋史	八
二 新字	二	一三 唐會要言日本地震事	九
三 小品文	三	一四 飛鳥使與傳信鷁	一〇
四 易實甫與袁宏道	三	一五 神仙的莊嚴與幽默	一〇
五 蒙文三國故事	四	一六 葉文通水滸	一一
六 對聯聯碎	四	一七 翻	一一
七 可笑的蜆殼字類	五	一八 三書篇	一三
八 漆沙硯	六	一九 ^鍾馗贈答詩	一五
九 明人言植物有知覺	七	二〇 鐵路無完膚	一六
一〇 說年	七	二一 用白話寫詩話	一六
一一 孔牧的待盜法	八	二二 遲字與中國人的特性	一八

二三 歌妓讀別字着東坡吃草 ······	一九	三六 說詩奇談 ······	三四
二四 關於讀書的苦 ······	一九	三七 待呼賈島說推敲 ······	三五
二五 內園一瞥 ······	二〇	三八 文人語含詩意 ······	三六
二六 句中無動詞 ······	二〇	三九 烟草志疑 ······	三七
二七 文人的動物心理描寫 ······	二一	四〇 文人造假之又一種 ······	三九
二八 關於文人描寫月的種種 ······	二二	四一 近幾年來上海新辭彙之一部份 ···	四〇
二九 劉備借債的故事 ······	二五	四二 語病 ······	四一
三〇 岳飛的逸事 ······	二六	四三 鄭珍的燒書歎 ······	四二
三一 民歌與文人詩 ······	二七	四四 讀柳亭詩話偶記 ······	四二
三二 謬語與文人詩 ······	二九	四五 鄭所南的白話詩 ······	四三
三三 讀詩的困難 ······	二九	四六 天籟集的竊案 ······	四五
三四 從王實甫寫月說起 ······	三一	四七 宣傳與神通 ······	四五
三五 蘇東坡的語病 ······	三三	四八 船 ······	四六

四九	談讀袁中郎文	四六	六二	牡丹亭與葡萄牙人間接的關係	五五
五〇	浮一大白	四七	六三	孫大雅食橄欖詩	五七
五一	韓退之雪詩	四九	六四	雪中芭蕉與春日桂花	五八
五二	詩格	四九	六五	偷狗賦	五八
五三	濂南詩話	五〇	六六	蟋蟀年年叫	五九
五四	陸放翁失拈	五一	六七	西廂記中的名句	五九
五五	江上人家題壁詩	五一	六八	鄭板橋題畫詩	六一
五六	詩中無情對	五二	六九	對折詩	六二
五七	以人比文	五二	七〇	楊升庵論樂府誤字	六三
五八	詩中歇後語	五三	七一	名句不在多	六三
五九	詩文比喻	五三	七二	李太白廬山瀑布詩	六四
六〇	無鹽詩鈔	五四	七三	西清散記中的鬼詩	六四
六一	書家故事	五四	七四	此詩究竟是誰作的	六六

七五	一窩蜂	六七	八八	羣雞	七七
五六	詩貴允當	六八	八九	東坡詩	七八
七七	山居集	六八	九〇	歲字解	七七
七八	說書人王防禦	六九	九一	秋日荒園小景	七九
八九	拚死的文	六九	九二	嘲莊周	七九
八〇	唐詩宋詩之分別	七〇	九三	限韻詩	八〇
八一	曹著的謎語	七一	九四	白話中夾文言	八二
八二	尾八	七一	九五	劉老三考	八二
八三	文債	七三	九六	搭訕打訕打棚打譁	八二
八四	都都平丈我	七三	九七	陶詩求疵	八三
八五	詠物詩與詩鐘	七四	九八	替易寶甫改詩	八五
八六	王禹偁詩的語病	七五	九九	殺風景的詩	八六
八七	五言詩鐘	七六			
一一〇〇	國茶與國曆	八八			

薩坡賽路雜記

一 古代的嘆五更與現在的

識字運動

現在且不去管他，只把那「歎五更」的原

的。

從敦煌零拾中，讀到幾首唐五代時的民間

的俚曲。他名爲「歎五更」，這當然就是後

世所謂「五更調」的來源。內容是一個失學

的民衆的自歎。在今識字運動的時候看起來

，覺得當時的民衆自身感覺到不識字的痛苦

；而今日的民衆却少有這樣的自覺。

二更深，孝經一卷不會尋。之乎者也都不識，如今嗟歎始悲吟。

當時這位民衆的自歎，思想雖不免有些陳
智，然這是時代的關係，不必多說，而在

歷史上說，感覺到不識字的痛苦，總是不錯

三更半，到處被他筆頭算。縱然身達得官
職，公事文書爭（今作怎）處斷。

四更長，晝夜長如面向牆。男兒到此屈折

地，悔不孝經讀一行。

五更曉，作人已來都未了。東西南北被驅使，恰如盲人不見道。

二、新字

好幾年前，我在西門方斜路大吉路口，看見一家小店，他的招牌上，將「罐頭食物」的「罐」寫作「罐」，又在五馬路看見一家織補店，他的招牌上，將「補」寫「鋪」。當時我覺得他們的這些別字到別得很有意思。簡直可算是「新字」，不能算是別字。最近又在霞飛路一帶，看許多家（不止一家）小店兼賣糖果餅乾麵包之類，他們的招牌上，多將「包」字寫作「飽」。這雖然是既「別

」而又「繁」，（不是簡字，而且和簡字相反），然而也不是毫無意思。

這幾位民衆，創造他們的新字，他們不必著書立說，更不要報紙宣傳，也不管人家承認不承認；只管他們爽爽快快的實行。

然而却也暗合學理，所以才能發行得通。他們能行得通，就是他們的本領。然而他們的本意，並不想要自作聰明，自稱爲創造家，他們只是暗合社會的需要，無意中寫出來的，倘然有意要寫，就未免要矯揉造作了。因此我又想到現在通行的許多字，也無非是這樣的產出來的。例如「盤」變爲「椀」，爲「碗」；「綿」變爲「棉」等等，豈不也

是由許多的「無名倉頡」弄成功的麼？這一

說，對於新字運動或簡字運動，或者可以當作一種參考的資料，因隨筆寫出如此。

三 小品文的來歷

今日文壇上盛行的小品文，大家沿用，而往往不知其來歷。今按，「小品」二字，乃我們和尚的「術語」。佛經詳者爲「大品」，略者爲「小品」，普通也不標明「大」「小」，只稱爲「品」。在許多部經中，「品」字的意思，往往同「章」「節」……等差不多。

照這樣說，「小品文」的「老家」是在佛經中。爲甚麼今日的和尚不會寫小品文？而

居士們却會寫？

四 易實甫與袁宏道

頃見易實甫的「觀操」詩云：

萬耳如一耳，萬目如一目。萬手如一

手，萬足如一足。已得十八九，不愆

四五六。我有至訣，更願諸君讀：

萬心如一心，萬腹如一腹。

這首詩的結構頗奇。因憶袁宏道亦有西湖

詩云：

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臥。

兩詩略相似，畢竟易勝於袁，因易詩有意義，袁詩毫無意義也。實甫他詩亦不盡佳，

但此詩却極妙。

五 蒙文三國故事

在前不久的時候，看見南京的報上，登載一條新聞，大概是說：最近有人在成吉思汗的陵寢那邊，發現了一部蒙古文的書，據說是成吉思汗寫的。其書分爲三大部份，而其第二部份，是「三國故事」。

我們都知道三國志演義，有滿文的譯本，而且在滿洲人剛入關時，用兵的方法，多半是從三國志演義中學得來的。却不料蒙古人在那時候也有這樣一部「三國故事」。

當然不是根據後來的三國志演義而譯成的。然可決定他是同性質的東西。本來說書的人講三國故事，在宋代已經有了，可以說：那一部蒙文「三國故事」，是根據宋代說書人所用的一種「話本」譯成的。當然，漢文原本已失傳了。然內容總是只會比現行的三國志演義更簡單，不會更複雜。這也是可以從各方面推測而知的。

若說他是根據陳壽的三國志，而用蒙文寫成的，則不在情理之中。

六 對零聯碎

有一次，友人請客，座中有一位無名先生，還沒有出現，那部所謂「三國故事」，在宋末元初，談及文藝，無名先生云：「大眾語」可對

「小品文」當時大家都以爲是「巧對」。後來我轉述於他友之前，他友云：「中等學生，用大衆語，寫小品文，「你能對麼？」

我想：他把「大中小」三字嵌在裏面，到不容易對。又後來，另一人對道：「地藏菩薩，有天眼通，看人間世。」他是把「天地人」對「大中小」，雖不算好，總算別致。

最近上海有某外國人辦了一所「狗學堂」，據說是專門訓練臘狗，守門狗等等的狗學生。又有中國人開的「貓飯店」，據說共有一四所之多，都是專門分送「貓魚」於蓄貓之家，而向主人收費的。有人云：「狗學堂」和「貓飯店」確是一個好對子，按，字面不必多說，單說其中有一類，名稱極爲滑稽可

算巧，難得「狗學堂」和「貓飯店」都是事實也。

七 可笑的「覲殼字類」

偶然在舊書攤上買到一本對類引端，木刻袖珍本一冊，卷端寫明是「順邑黃堃手輯」

又寫明是「佛鎭翰文堂藏板」。所謂順邑，是廣東順德縣，所謂佛鎭，是廣東佛山鎮。因此，我們知道這本書，是通行於廣東舊式的村塾中的讀物。序文上也說明了作書的時代是清光緒六年。

這本書的作用，是專門爲了教兒童對「對子」用的。各色各類的對法都有。如今且不必多說，單說其中有一類，名稱極爲滑稽可

笑。原來是：「蜑殼字類。」甚麼叫一蜑殼字類？本人看了不懂，足足的想了一天一夜，才想出來。「蜑殼」就是一開一合的意思。

說穿了也真可笑，就是形容詞中的「遠近

」，「高低」，「長短」，「老幼」，「遲速」，「剛柔」；動詞中的「出入」，「進退」，「浮沉」，「往來」等，一起都叫「蜑殼字類」。你想這個名稱好笑不好笑！這個名稱的性質，有些像是修辭學中的

個名稱。然而也太古怪了，太可笑了。

八 漆沙硯

清人葉名澧橋西雜記云：

漆沙硯以揚州盧葵生家所製爲最精。其祖映之嘗於南門外市中得一硯，上有「宋宣和內府製」六字，形質類澄泥而絕輕，入水不沉，甚異之。後知其爲漆沙所成，授工仿製。葵生世其傳，一時業此者甚衆，凡文房諸事，無不以漆沙爲之。

按此種漆沙硯今日在上海亦可講得。前兩年，我曾在某大公司購得一枚贈與友人。但當時不知其名爲漆沙硯，亦不知其爲宋時遺製。

我不會寫字，所用筆硯素不考究，漆沙硯究竟有何好處，我也說不出。但知今日上海確有此種漆沙硯可以購得，因隨筆拈出，以

告書案。

九 明人言植物有知覺

可喜，使能由此更加精研，亦未嘗不能有所發明也。可惜僅至此而止耳。

一〇 說年

植物有知覺，在今日，大家都知道，絕不足爲奇。但在三四百年前人，注意及此，頗不易得。今見明人所言植物有知覺事，愛其新穎有思致，爲錄於此。李賢古穰雜錄云：

植物亦有知覺。試觀有蔓者必附物而纏

繞之。物有遠近，則捨遠而就近。物或

遠者，必斜長而附之。若有見焉。物各有所能，而不能相通。但人爲最靈，其所能者，非物之比。然物之所能者，人亦不能。

按：這雖不足以言植物學，但其思想敏銳

這分明是說，這五個時代的語文是不相同的。直到周代才慢慢的統一起來。但其中仍有不少由拼湊而成的痕跡。如「載」「歲」「祀」「年」就是一個例。

到了今日，除「祀」字不常用而外，其他「載」「歲」「年」三字已混用不分，聽我

們隨便用那一個。却很少人注意他們是唐虞夏周四個時代不同的三種語文。

這一點，很可以供給研究中國語文者的參考。普通認為中國的字自畫卦以來，便是一個系統，未免有誤。

當然，除了時代以外，還有地方等等的關係。但不在本題的範圍以內，姑且不說。

一一 孔牧的待盜法

據宋人李元綱的厚德錄云：

孔牧在汝州村居，有盜伐所種竹木者，家僮執之，牧見而釋之。且問其所欲之數，欲

伐而益之，以如其意。盜者慚愧。所居園圃

涉水，或有陷溺！」即為製橋。盜慚不復渡。孔牧先生這樣的行為，真不愧為李元綱先生稱為「厚德」。不過，因為時代不同，「德」的標準也是兩樣。孔先生的行為，在二十世紀都市中人們的眼睛裏看起來，不知是怎樣。

我對於這件事，也不敢批評半句話，因為問題太複雜了，話真不容易說。我只把他的事實介紹給讀者而已。至於這事情真確或不真確，那應由李元綱負責。我只擔負抄原書沒有抄錯的責任。

一二 逸元史與逸宋史

近水，民有涉水盜蔬果者，牧歎曰：「晦夜

自柯劭忞以作新元史著稱，今人始知舊元

史不好。自近日翻印宋史新編，今人始知舊

宋史不好。在柯劭忞之前研究元史的，尚有

數家，如魏源，如洪鈞，雖不如柯氏那樣有

名，然其書今尚存在。獨有龔孝拱亦曾著元

志五十卷，其事見於王韜所著龔蔣兩君軼事

，其稿則在王韜時已不知散失於何處，至今

更無從問起矣。

擬重撰宋史的，在明清間，亦有一人，但

書未成而人死，並其已成之稿亦散失不傳。

此事見於周亮工書影。原文略云：

一三 唐會要言日本地震事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轉引唐會要言日本地震事，略云：

余讀唐會要，貞觀十五年，遣新州刺史高

吾邑王半庵，名惟儉，字損仲。每謂諸
史中無如宋史煩猥，欲刪潤之，以成一代
之書。書成將半，而公謝世；汴水奔騰，

並其未成之本胥失之矣。

按：原文所謂「未成之本」是指一部份底稿

而未成爲全書之本。使非汴水爲災，其稿保

存至今，雖未成書，亦有相當可取之處也。

以上兩書，今皆不傳，今人且不知其事，故爲拈出以資談助。